

歷史與空間

吳曉彬

蘇東坡與竹的不解之緣

蘇東坡的家鄉四川眉山有一個東坡竹園。園不大，景致雅，專為東坡鍾愛竹而建，在全國都不多見，頗得外地朋友欽羨。

蘇東坡與竹，說來話長，就從這個園子蔓延開去。

細數東坡與竹最深厚的淵源，莫過於園中立屏上那首《於潛僧綠筠軒》。光看題目，不了解蘇軾的人莫名所以。但一說詩的內容，很多人耳熟能詳：「可使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。無肉令人瘦，無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，士俗不可醫。」特別是「不可居無竹」，「無竹令人俗」更是口口相傳，成了蘇東坡愛竹的代言詞。

竹能列入「梅蘭竹菊」四君子，可見古人多好竹。王維「獨坐幽篁裡，彈琴復長嘯」，鄭板橋「千磨萬擊還堅勁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」，從「竹林七賢」到白居易再到蘇東坡，無一不與竹有着不解之緣。而真正能有「可使食無肉，不可居無竹」這種境界的，非東坡莫屬。在處理精神與物質的傾向性選擇上，蘇東坡顯然指向了前者。但他並不因為竹之雅，就排除肉之俗，能二者得兼，才是真實的蘇東坡。所以他又說：「不俗又不瘦，竹筍爛豬肉」。「好竹連山覺笋香」，那竹筍燒肉的美味，從宋朝飄到現在。

肉與竹，正代表了蘇東坡性格的本我。他的身上既有大吃「東坡肉」的灑脫、率真，也有「風來竹自嘯」的超然、安閒。

東坡故里，竹韻悠長。多年前一次在北京學習期間，室友課餘組隊去紫竹院公園遊覽，我因事未能同去。室友歸來，眉飛色舞，不無遺憾地對我說：「你沒去太可惜了！」「咋的？看到熊貓了？」「比熊貓更難得，好多竹子哦！」猛然想起室友乃山西人，很少見到竹，我啞然失笑。

室友不知道，在我的家鄉東坡故里，隨處有竹；在東坡的生活和詩文中，更是隨處有竹。「門前兩叢竹，雪節貫霜根。」「官舍有叢竹，結根問因籟。」甚至到了黃州，「籟舍皆茂林修竹」。竹儼然成了東坡生活裡不可缺少的夥伴，「歲寒三友」見證了東坡的人生際遇。

蘇東坡的一生顛沛流離，但是他無論何時何地

都能灑脫逍遙，樂觀自在。蘇軾自出仕到病逝常州，其間曾多次被貶謫。他在《自題金山畫像》中寫道：「問汝平生功業，黃州惠州儋州」。不管是自嘲還是自我肯定，能做到在人生沉浮飄搖中還如此地熱愛生活，無論何時都會發現生活之美的，正是「千年英雄」蘇東坡的做派。

蘇東坡對竹十分偏愛，在他的詩作中，竹詩不下百首。看東坡作品，在各個時期對竹子的態度都不同。年輕時，「門前萬竿竹，堂上四庫書」抒寫抱負；中年時，「疏疏簾外竹，瀏瀏竹間雨」轉向閒適；老年時，「披衣坐小閣，散發臨修竹」已達超脫……縱觀東坡寫竹之變，似乎看到先生對人生的思考，對世事的感嘆。

唯一不變的，是蘇軾對「瘦竹如幽人」的眷眷之情。

詩詞書畫樣樣精通的東坡，不僅愛竹而寫竹，畫竹更是繼承與創新齊飛。

說起東坡畫竹，繞不開一個人，這便是蘇東坡的表弟，宋朝的畫竹高手文同。蘇東坡與文同因共同愛好墨竹，兩人常討論畫竹，感情甚篤。東坡對於畫竹的理論，最為精闢的見解莫過於「畫竹必先成竹於胸」。這既是東坡畫竹心得的高度概括，也是成語「胸有成竹」的本源出處。蘇軾、文同畫墨竹，光大了「湖州竹派」。後世畫家，從元代趙孟頫、顧安到倪瓚、夏昶等，凡寫墨竹，無不受到文同與蘇軾的影響。

蘇東坡不僅畫墨竹光大一派，更厲害的是畫朱竹開創一派。蘇軾在任杭州通判時，有天坐在公堂，一時興起，隨手拿起毛筆蘸着硃砂，畫了一幅朱竹。生機勃勃的竹子火紅熱烈，十分另類。有人說：世間只有綠竹，哪來的朱竹？他便反問：我們也用黑墨畫竹，世間哪有墨竹？據說由於他的首創，後來文人畫中自成朱竹一脈。東坡朱竹的影響，一直延續到現代。在乾隆、金農、吳昌碩以及後來的程十髮、啟功、朱紀瞻等筆下，朱竹都在熠熠生輝。

蘇軾畫竹的技法，也是獨「竹」一幟。他反對「節節而為之，葉葉而累之」的畫法，作畫時「從地一直起至頂」，不像常人一節節地畫竹竿。宋書畫家米芾曾對他說這有違常理，他回答



文同《墨竹圖》 網上圖片

道：「竹生時何嘗節節生？」米芾竟無言以對。他用別人常態的思維，貫之以自己的理念，非「胸有成竹」者焉能為此！

竹石不分家，蘇軾善畫竹，也擅長畫石。蘇軾把自己的作品與文同的比較後指出：「吾竹雖不及，而石過之。」如今，蘇軾留存於世的《瀟湘竹石圖》、《枯木竹石圖》，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遺產，具有永不磨滅的魅力。

詠竹，畫竹，用竹，一言以蔽之：一日不可無此君。竹不僅融入了東坡的現實生活，更觀照了東坡的精神境界。蘇東坡何以愛竹若此？「蕭然風雪意，可折不可辱。」也許正是因為東坡有達觀的氣概，率真若竹，不畏霜雪，挺拔若竹，翩翩君子，坦蕩若竹，才有見竹猶猶人之感吧。

時光越千年。作為蘇東坡的故鄉，如今的眉山市「竹」意盎然：打「竹」百分，竹資源100餘種，竹面積100餘萬畝，竹產值衝擊100億元；做「竹」文章，柔的有「竹編」、軟的有「竹紙」、硬的有「竹鋼」，「中國竹編藝術之鄉」、「國際竹編之都」更是蜚聲中外。

竹韻東坡人未老，歸來仍是翩翩少年。如果先生聽聞在新中國70華誕之際，家鄉竹在世界園藝博覽會上大放異彩，「成竹於胸」的蘇軾，「身與竹化」的蘇軾，該會提起他的硃砂筆，滿懷豪情地揮灑一幅「無窮出清新」的竹海美景吧？

書若蜉蝣

葉輝

香港八景與新安八景

話說香港八景指於1940年前，港島八個美景，部分地點跟新安八景重疊，八景傳由考古學家陳公哲上世紀30年代挑選而得名；「香港八景」為旗山星火、仙橋霧鎖、鵝洲榕陰、鴨洲帆影、赤柱朝曦、扶林飛瀑、鯉門夜月、浪灣海浴；早於本港開埠之前已廣為人知；嘉慶初年，《新安縣志》重新修纂，選出「新安八景」，其中「龜洋甘澤」指瀑布灣的瀑布，在1940年前亦曾載為「香港八景」之一；當時來往廣州經商的歐洲船隻，經此處時大多都取食水。

香港開埠後為解決食水問題，港府截取瀑布灣源頭，興建薄扶林水塘，於1863年完成；自此之後，瀑布遂失去昔日壯觀情景；於香港保衛戰前，英軍亦在此處修築防禦工事，最後並無使用；上世紀70年代鄰近華富邨入伙後，不少兒童都到瀑布灣的淺灘玩耍，其後發生小童溺斃的意外，當局封閉通往淺灘的道路，近年仍有人在此溺斃，亦產生鬧鬼傳聞。

瀑布灣北部為高爾夫球場，因開闢通往網線灣數碼港道而關閉，早於香港開埠前已經廣為人知。

盧吉道 (Lugard Road) 原名四馬路，乃本港行人道路，在港島太平山山頂薄扶林郊野公園一帶，道路以棧道形式環山而建，環繞着太平山山頂，路面沿山體400米等高線修建，路口在山頂纜車站以西；盧吉道建於1913年至1914年間，以第14任港督盧吉命名，工程費

用達5萬港元，棧道路段要先在峭壁鑿石立樁為橋柱，再在上面建橋鋪路，為本港唯一棧道；盧吉道居高臨下，可飽覽太平山下西營盤及維多利亞港西面入口的風景，亦以大霧聞名，故有香港八景中的「仙橋霧鎖」之稱。

盧吉道只有一段可容納行人通過的道路，其中大部分為棧道設計，可俯瞰及遠眺香港島區、鯉魚門、維多利亞港和九龍的景色。在盧吉道棧道西端向下望有「龜石」，傳說每年會向太平山爬升一寸，當它到山頂時香港便會陸沉；東端則有「豬頭石」。

太平山又名扯旗山、爐峰與域多利山，坊間通稱山頂，古名硬頭山，為本港島最高峰；太平山指包括太平山主峰、爐峰峽、歌賦山及奇力山的山嶺地形；爐峰之名源於傳說古時有一個紅香爐漂流至銅鑼灣一帶，當地村民指此為天后顯靈，故建成銅鑼灣天后廟，用此香爐來上香奉祀，由於香爐靈驗，村民就將拾獲紅香爐的海灣稱為紅香爐港，後紅香爐港泛指港島，至《清初海疆圖說》與《海國聞見錄·輿圖》以紅香爐山指代港島，作為紅香爐港最高峰，太平山遂稱為爐峰，港府採納爐峰峽作為扯旗山與歌賦山之間的山峽官方名稱，相傳在1809年赤鱗角海戰後，橫行廣東沿海多年的海盜張保仔戰敗向官軍投誠，漁民相信從此可享太平，遂改稱太平山。

施詞度墨香

詩：施學概 書法：梁君度



紅寶石吟懷 伯天施學概鞠躬

似醉佳人幺鳳落， 溯迴碎焰耀穹蒼。 浮青碧樹舒天錦， 散彩紅霞弄水璋。 花底溫馨鶯百囀， 日邊瀟灑雉雙翔。 果盈新出黃金礦， 丹氣縈繞伴曉陽。

石榴又名紅寶石 係水果中的黃金 己亥端陽後一日 吉祥如意

生活點滴

劉芳

家有鳥客

春天的時候在陽台上栽了黃瓜、絲瓜苗。灑水、看長勢，這是平常日子裡最輕柔的慰藉。不久，黃瓜、絲瓜都自帶光環地頂着花兒出場了。是摘下來吃了還是讓它們自然到老？一直猶豫不決地每天看幾回。某天，轉身一眼餘光，瞥見了窗台下一個鳥窩。這一發現比栽種來得更喜悅。

早上送兒子返校後趴在窗窺上看到一枚蛋開始，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趴窗邊瞄一眼，連續五天每天一枚。接下來一個星期時依舊是五枚，聽媽媽說一般鳥蛋都是單數。有時回家得晚了，也忍不住把臉貼着窗玻璃好奇地看下鳥窩。

我瞬間想起奧威爾的日記，每天看雞窩，記着一枚、兩枚的雞蛋。簡單的數字記錄，我此刻體會到了那種喜悅的柔情。

呢？這種笑侃也為我們新的一天有了歡愉。

沒多久，小鳥兒都與這美麗的世界見面了。我很好奇那破掉的殼去了哪兒？開窗，鳥媽媽受驚會撲騰飛走，一直立在旁邊的防盜窗上望着我。我輕輕地告訴牠，我只是拍張照，不會傷害你們的。說完，我自己都笑了。進屋切了點肉，裝了點水，放在窩邊上，希望我的善意能讓牠也心安。

鳥孩子長得很快，很快就能站在窩邊嘍嘍喳喳了。鳥媽媽不時地在窩邊打轉，我感受到了牠無言的愛護。我看看躍躍欲飛的牠們，若有所思。牠們背負的不光是鳥兒生活的重擔啊。我每天給牠們備水、備食，是希望牠們能在我家的每一天更強壯更心安。讓牠們能無憂地與鳥媽媽守候最幸福的一段小日子。

出差幾天回來，鳥兒們已沒了蹤影。鳥媽媽完成了牠的使命，再也沒回來。我不時地看望那空空的鳥窩，靜靜地粘着一根羽毛。我會讓牠一直留在那裡，曾經新生的堅定與愛會鼓舞着我生命中每一個無力的日子。

豆棚閒話

青絲

「炒糊」的黃豆

有媒體調查發現，近段時間的生蔬水果價格居高不下，是有幕後「炒家」利用資金優勢，在期貨交易環節進行炒作，推高了商品的價格。還有資本在收購環節低價收進，大量囤積，導致供應不暢，價格猛烈飆升，由此攫取暴利。

民國史料筆記《慧因室雜綴》記有一事，可與現實對讀，當資本沒有了文明與野蠻的界限，誰也無法保證不會成為犧牲品。清末，朝廷開禁關外土地，允許百姓墾荒實邊，大量關內移民湧入進行農業生產，黃豆等高產作物得到推廣，巨大的收成量，又促進了農產品的流通化，東三省很快就成為黃豆貿易的集散地，每至收穫季節，就有國外洋商前來收購。其後為了保障豆農的收入，又推出了黃豆期貨交易——提前數月，買家即可交付保證金，下價訂貨，屆時不論豆價是漲是跌，都按照合同約定的價格交割——此舉吸引了許多逐利的資本前來，想要通過炒作黃豆掙錢。

浙江巡撫無異炒黃豆是一個發財的好路子，就找了幾個資本大鱷，大夥籌集資金，到哈爾濱開了一家公司從事黃豆期貨貿易。由於公司的股本雄厚，又能抬善炒，獲利頗豐，

很快就成為首屈一指的「炒家」。有一年秋天，公司來了一個洋商，要定貨五十萬石黃豆。當時黃豆的市價為每石五兩銀子，洋商卻出價至八兩銀子，限期三個月交貨。公司的主事者見差價豐厚，又付度三個月後即使出現價格波動，也不會高過八兩銀子，是一筆穩賺無賠的好生意，遂與洋商簽訂了合約。

不料洋商訂貨以後，僱備了幾十個人，每天拿着洋傘、香皂、手巾等物品，分贈給沿街的店戶。起初，店戶不知道對方用意，都不敢收，對方卻笑着勸他們，且收下無妨，反正都是些不值錢的小玩意，今年的豆價必定會漲到十兩銀子一石，你們肯定能賺不少，到時我們再來收貨款，若豆價沒有漲至這一價位，我們就分文不取。店戶見對方如此篤定，以為洋人掌握了國際貿易的第一手信息，黃豆即將漲價是板上釘釘的事情。

於是不到十天，黃豆價格即將大漲的消息就傳遍了東三省，凡是囤有黃豆的商家，都停止了交易，準備等到漲價後賣高價。那些手頭沒有現貨的炒家，也趕緊吃進，想要賺一筆差價。這種全民參與的瘋狂投機熱情，對黃豆的市場價格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，

使得與洋商簽訂合約的公司，根本無法籌集到五十萬石黃豆的貨源，即使開高價收購，也沒人肯賣，所有人都認為價格還會往上猛漲，賣早了準備吃虧。結果三個月後，洋商運貨的輪船如約而至，公司卻無法交貨，洋商以甲方違約導致自己產生巨大損失為由，索賠一百萬兩銀子。而且，洋商知道甲方公司的幕後老闆是浙江巡撫，威脅如果不賠，就向本國領事投訴，由領事與清廷交涉，屆時甲方會吃不了兜着走。

浙江巡撫沒辦法，只能按照對方開出的價碼賠償，但一時拿不出這麼多錢，希望分期付款。然而，洋商一定要有實物抵押，無奈之下，甲方被迫把巡撫的官印交給對方，作為清償債務的保證，洋商才勉強應允。而在這一事件當中，除了洋商，其餘參與炒作的人，無不折本賠錢，灰頭土臉。

不論任何時代，資本的能量都是巨大而驚人的，如果缺乏制約，無法與社會利益之間達成平衡，就會弱肉強食，出現「大魚吃小魚」的現象。而且資本邏輯一旦盛行，深入社會人心，也會讓努力的人產生挫折感，陷入虛無陷阱，覺得自己的奮鬥毫無價值，由此形成惡性循環，推高社會運行的成本。

來鴻

翁秀美

染之意境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……風翻四季，月度春秋，我們看花聽鳥，賞月觀魚，由此帶來的美的體驗妙不可言。且不論雲遊天際，霧湧山巒，海水洶湧，松濤陣陣，單是那千變萬化的色彩，便足以令人心曠神怡。是誰染得花嬌艷，草青青，春水浩蕩；是誰在炎炎夏日將清涼綠色肆意鋪張；濃墨重彩的秋，層林盡染，果香四溢，油畫一般；當寒風蕭瑟，花木凋零，一切歸零，山沉寂，水無聲，那飄落的雪花，輕輕巧巧便染就了大湖水墨般的世界。

大自然神奇的畫筆，塗抹皴染，有時工筆，細細勾勒花葉的細節姿態。有時寫意，漫天的鳥雲大開大合，隨風湧動。山，以水為紙灑灑層層的綠，水，以天為心接納了萬事萬物。令人駐足流連，心曠神怡，產生自然入妙之感。

「豎劃三寸，當千仞之高；橫墨數尺，體百里之遠」。當色彩以一種形神兼具的靜態呈現；當自然山水落筆於紙，墨色流淌處，我們面對並欣賞的，是更高層次的藝術品，濃淡自然、層次分明的黑白水墨，俊秀多姿、色彩瑰麗的青綠山水。

花鳥的色彩，在徐渭的筆下，全為墨色渲染，墨象生動，濃淡乾濕恰恰到好處，畫牡丹「墨染嬌姿，氣度不凡」，畫幾菊敗荷水墨淋漓；用筆放縱，古拙淡澀，別有風致。五

色之外，黑白灰染成的寫意，構成如此美妙的寧靜深遠境界。

與張大千齊名、有「南張北溥」之稱的畫家溥心畬先生對畫作的色彩有獨到之處，他認為，染色最好要在十次以上。次數越多，層次越多，就更有深度越有分量。「淡而後能雅，清而後能逸。」他自己每次染時用色很淡，一層層一次次往上加。否則顏色都浮在紙面上，山澤枯槁，毫無生氣。實是告誡後人做事須認真，不可急功近利。單看這染的次數，便可知老先生對待繪畫用心之深，恰如那廣袤的大自然，將不同顏色，放置在不同位置，日染月染，又有柔風細雨，於是有了深深淺淺，高高低低，千姿百態的青山、綠水、白草、紅葉、黃花。

「江作青羅帶，山如碧玉簪。」當曾經的自然色彩染了情感，進入文字，風一頁頁地翻，翻過無數風煙，翻到眼前，於是，我們看到，那古老的詩詞裡的色彩在歲月中是怎樣的清秀雋永：初夏的午後，東坡先生說，「微雨過，小荷翻，榴花開欲燃。」深秋時節，王維寫下：「荊溪白石出，天寒紅葉稀。」合書。閉目。明聽，蕭瑟，鮮艷的色彩意象撲面而來，繼而形成審美的通感，有淡淡和暖，裊裊清寒。

山水日月，鮮花原野，它們對人的熏陶厚實無比，是任何一個天才演說家的千言萬語

所不能取代的。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曾經說過，美麗的城郊，馥郁的山谷，凸凹起伏的原野，薔薇色的春天和金黃色的秋天，難道不是我們的教師嗎？郁達夫也曾說過，自然景物以及山水，對於人生，對於藝術，都有絕大的影響，絕大的威力。

這些斑斕的素雅的色彩，每時每刻都在緩慢地微妙地轉換、融合、再生，賦予萬物無限的生命力，生生不息。沉醉於彩虹掛在天空的驚喜，這美麗的色彩來去匆匆，稍縱即逝，卻彷彿是所有人夢想的起點。癡迷於夕陽一點點染紅天際，擁抱大地，與清涼的黃昏調和，成為淡淡的青色，漸暗，漸沉，黑夜湧上來，將這青色擁抱，一同入眠。又於流年暗換中，促人惜時奮進。

黃昏，散步，身邊小灌木浮着點點淡黃，枝葉扶疏中若隱若現，晚風與花香一起攏過來，沾染在髮上衣上，是「暗淡輕黃體性柔」的桂花麼，行在樹旁，枝枝上飄過辛疾的句子：大都一點宮黃，人間直恁芬芳。怕是秋天風露，染教世界都香。

我們從大自然的懷抱中感受無限的情趣，燦爛，寧靜，溫和，飽滿，每次相見，都如初見，新鮮喜悅，不自覺地以心相應，以情相和。願美妙的色彩牽絆匆匆的身影，無邊的風景陶染淨華的心靈。在這塵世，一路同行。